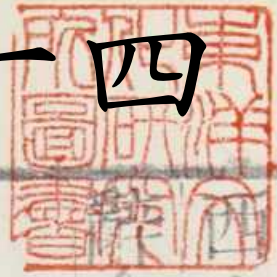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
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
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編號 D7912700

卷二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命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有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橫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王勞之以

既定襄王于郊韋氏曰郊洛邑

王弗許曰

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

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

以備百姓



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
為馱車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詩四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州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
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臥空館養病絕
囂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歲
心氛氲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
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為當去東臯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

清泱泱水泉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
庶旰卽事翫文墨抱冲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
芳樽盈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
步摘葉愛芳在捫竹伶粉汚岸幘偃東齋夏天清
曉露懷仙閣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疎恬然
自成度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
緇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
幽姿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
豈要辭

燕居卽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入
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闌積羣書時來
窓闕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
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

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步誰謂
薄世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
關交無是非貴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
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簣委窓間何異林棲鳥戀此
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頽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
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卽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
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默以
緘情

新理西齋

方將昨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芟
除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
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斫竹疎始見庭宇曠頓令
煩抱舒茲焉卽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蓼蓼城鼓動稍稍林鷗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
曙寢齋有單梯靈藥爲朝茹盥漱斫景清焚香澄

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徃夢想在京
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
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卽與人羣遠豈謂
是非嬰

秋夜

暗窓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
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

更寒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纒購山客移蒔羅衆
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挿援亦
扶傾陰頽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
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疎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
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耨迫過時不
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
古人書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子厚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步出東齋
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
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清松
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泂流此投
跡室空無侍者巾履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趺便
終夕風窓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卽安居滿庭
芳草積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
雷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靈織雲盡
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
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
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泂洄

南碕中題

秋氣集南碕獨遊亭午時颺風一蕭瑟林影入參
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

少所宜索實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
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島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又忘上封事後笑昇天
行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
天刑歲月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
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
宴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
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
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

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策蹇出林
杪西岑極遠目毫土不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
庭小迥窮兩儀際空向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
遞寒篠謫居安所百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
等彭鏗天寒連困駟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踈
誰使心神悄偶茲追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
畱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
頑西垂下斗絕欲以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
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
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
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斑神舒屏羈鎖
志適忘幽潺棄逐又枯槁迄今始開顏賞心難久
畱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
復道且寄須臾閑

覺衰

又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
壽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喘此可奈何未必
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
畱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
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
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餘音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
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義
皇情

獨覺

覺來窓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
擾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溪居

又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
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
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
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
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
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
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
木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
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鶯夜來

兩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遺我驅憂
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
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
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
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
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
相逾瘴癘擾靈府日與徃昔殊臨文乍了了微卷
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臥
寐乃一蘇欠伸展支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道
非願爲世儒道盡卽閉口蕭散指囚拘巧者爲
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
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
任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沉酒丸鼓鷲
奇音東海又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
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
斧來相尋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
誰念歲寒心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哀奄忽已復
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
所戀生平勤皂隸劉秣不告疲既死給轄積葬之
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髡然暴白骸散
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悄然悲猫虎獲迎祭
犬馬有蓋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畚鍤載埋
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
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秋懷 韓退之

窓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
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
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
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趨死惟一軌胡爲

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又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彫悴彫或作憊或作凋方青荀子勞苦彫萃

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

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栢不必

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

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

自勸或作歸還閱書史或作文字浩千萬陳跡竟

誰尋陳或塵方云莊子六經者先王或陳或作難賤嗜非貴獻文夫

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蠲下無盤中

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

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有有蛟寒

可層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愁戚戚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

作泣方云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潭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

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手對偶尤切蟲手寒夜永

斂退就新懦趨管倬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汲古

得脩綆名浮猶有耻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卽

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

當作室幽幽乃月吐窓囹囹吐亦作照喪懷若迷方浮

念劇含梗塵埃傭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

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

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

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

蓋草書之誤而失其半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

攬不如觀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

與觀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

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

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下

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

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

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

此為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瑩若摧琅

玕玕或作倉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青冥無依倚飛

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又沈瀾憂愁費晷景

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為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鷺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

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疆懷張不滿弱

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弄冥茫觸心兵敗虞千

金棄得比寸草榮知耻足為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准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

生還不早運窮兩值遇婉變死相保西風蟄龍蛇

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夜歌

靜夜有清光兩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

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遙遙一作悠悠

才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壽州屬

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或作年字縣人董生召南隱居

行義於其中召或作郡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

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字非是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

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并作於非是入厨具甘旨上堂問

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容容方後開此本有羞羞云此詩誤三

嗟哉易韻以羞叶居視古用韻也。今按容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

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至此又其韻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字余

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且作容字之見成穩當也

不識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

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

不食鳴磬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

食君之祿而今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

傳或作誰將與儔或作將無與儔此作誰與儔。句誰與儔與儔儔而問之詞也此云儔之詞也

齷齪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愁不問貴者

歎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流

沈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

寧為歡秋陰欺白日欺方作蔽。余按作蔽。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

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

誰能詰其端屬或作謂或作以詰方作詰。今按屬按謂以語不若作屬詰為深切

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諍臣。今按諍臣下更著官字語復非是

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

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或作隅方云古音隅
五侯切亦與流通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

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

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蘋于山谿魚于淵方作

今按以淵為泉避諱也依例當作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請本前作豔方云西不
京賦光燭燭天廣

知羣兒愚邪用故諱叨傷虬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

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

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碾張方作根
擺一作罷惟此兩

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

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

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流或作留方
云孔毅父嘗

日漢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
如江總詩流落今如此少陵詩流落意無窮皆只

作流落字蓋留謂遲留流謂
飄流自不可拘以一義也太山一豪芒豪方作
毫云李

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毫之末班固荅竇融鏡思
豪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楚詞秋毫微而見容王逸

曰鏡毛為毫是豪字通。我願生兩翅方作願生

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

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或作相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顏

頰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蠹蠹書或生

死文字間古道自愚忤或作顛古言自包纏當今

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携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

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方一塵集

豪端邀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為境

厭其顛方從唐韻李作墳。今按方所從本蓋

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悲咤淚如九河

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

麟或作麒麟方云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麒麟字其義一也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浙然雲景秋浙或作晰亦作哲方作

賦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晰與哲同

明義此詩上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哲義

相應而宜為浙瀝之意矣蓋由浙而誤為晰又

晰而轉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

待酒獻酬待方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鈎資財入
市賈貴者恒難售豈不長顛顛或作文為功忌事
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贈別元協律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
色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
不測子行誠艱難行方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
有淚不可拭河或

吾友椰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

篇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

食眠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

別使我抱悄悄

又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
人又况或疑疑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
待我逾交親逾或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
防摩厲書勸養形神形一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
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困

宿曾江口

雲昏水奔流天水濟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

坼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
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
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
高不知路所歸

雜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
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昨涼風九月到掃不見
蹤跡

鵲鳴聲楂楂鳥噪聲攫攫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

射間或作聞非黃鵠能忍飢兩翅又不擘能忍方

是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截撩為樽榼斲楹以為椽京篙以代之或作小大

不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驥蹇

驢鞭使前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邇停車臥輪下

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雖鳴

不緣身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啗或作瘠方云本草陶隱居曰

蟬不能鳴蛙鼃鳴無謂閣閣祗亂人

南溪始泛

榜舟南山下或作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幽事

事隨去 孰能量近遠 陰沉過連樹 藏昂抵橫坂 石麤

肆磨礪波惡 厭牽挽或倚 偏岸漁竟就 平洲飯點

點暮雨飄 梢梢新月偃 梢梢或作稍稍方云 廣雅區區梢梢小也 餘年

慄無幾 慄或作諒詳下對 愴字明是慄也 休日愴已晚 自是病使

然非由取高蹇 或作譽

南溪亦清駛 或作駛洪云作 駛誤姑兩存之 而無楫與舟 山農驚

見之隨我觀 不休不惟兒 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

籠中瓜 籠方作籬 勸我此淹留 我云以病歸 此已頗自

由幸有用餘 俸置居在西 疇園倉米穀 滿未有旦

夕憂上去無 得得下來亦 悠悠但恐煩 至閭時有

緩急投願為 同社人雞豚 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 自宜收朝蹟 羸形可輿致 佳觀安可

擲 輿或作與可 方作事非是 卽此南坂下 又聞有水石 拖舟入

其間 拖方作拖 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 溪流正清激 隨波

吾未能峻瀨 乍可刺 峻瀨方 鷺起若導 吾前飛數

十尺亭亭柳 帶沙團團松 冠壁 柳帶松冠或作帶 柳冠松方從閣本

作帶柳松冠云此吉日辰良體也 今按亭亭帶 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

曲為之說如此或 本亦無義皆非是 歸時還盡夜 誰謂非事役

補遺 杜詩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 曰闕塞山一名伊闕

名龍門耳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釋氏要覽載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

於內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

佛法初至有印士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

屆洛陽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教於雍

門外別建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又

僧輝記云招提者梵言拓闢提舍唐言四方僧物

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三字正焉

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陰壑生虛籟月林

佛僧謂之招提蓋天竺國之語

散清影天闕象緯通雲臥衣裳冷

黃氏多識錄云此寺今在西北

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

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妄

改為天闕荆公又改為天闕皆非鮑明遠樂府升

天行風衾委松宿雲臥姿天行趙云惟蔡伯世云

古作天闕極是莊子曰至人者上窺青天

黃端後漢邳惲傳曰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

欲

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

曉趙云上句言其山之靈巽下句又言其山之長

大如史記言崑崙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盪曾生曾雲趙云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曾積之

高之決皆入歸鳥 薛云以言觀覽之遠摠 會當凌絕

頂一覽衆山小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

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

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
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
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
嶽世事兩茫茫

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趙云此雖古詩而多對字眼稍次若近體
木水光下萬象雲氣中趙云此盛言苦雨之狀所思礙行潦
九里信不通詩洞酌酌彼行潦流潦也疏云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
故云行潦傳云悄悄素澹路悄悄言行不通貌迢迢天漢

東顧騰六尺馬背孤征鴻劃見君一作子面

然懽笑同奮飛既以明越趙云言如胡局促傷樊籠

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此言思見君子而不可得也趙云一飯四五起

亦劉公幹三四遷之勢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趙云謝玄暉贈

西府同僚云時菊委岩霜時菊以譬賢人惟鷹隼

亦屈猛鳥為何所蒙趙云鷹隼以苦雨猶屈其猛而不能奮飛况瑣瑣如鳥為

何所蒙賴乎此方是言君于小人皆不得其所也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

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趙云意言隴西公王徵士既不見矣姑近

北鄰南巷之人而與游也末句乃其所以游矣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注云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

趙云孫綽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而

今云高標言塔之高可標表

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此翻

百憂

趙云鮑照放歌行云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

怖故惟曠士而後無憂也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聞諸象教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汲象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趙云言巍樓高觀世間無有

唯託之象教而後可營焉

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過龍蛇窟然後出離枝撐之幽隱也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

趙云

天河也廣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羲和鞭白日

淮南子云日馭曰羲和

少昊行清秋

趙云獨言清秋則公登塔必在秋時矣當白日

之昭晰清秋之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

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瑤池飲日晏崑崙立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

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師氏瞻云此以譏明皇荒樂不若虞舜瑤池言王母

以比楊妃崑崙以比驪山黃鵠以比張九齡之徒鴈以比楊國忠之徒杜公因登塔觀覽而念及此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躄瘖且復尋諸

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

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

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

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趙云此段方有與致蓋淘米所以為烹少汲水莫放手因以興焉族之有

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
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疎之而已矣
阿翁懶惰又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
餐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
所敦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
瘦沉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
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
補天漏雲師名屏翳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彊
逶迤小人困馳驟趙云以雨淫於上泥汨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亦彊逶迤而已小

入艱於行予之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
籬菊紛披為誰秀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
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
律中無射言羣木敗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
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
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
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封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醪
東以助彭祖之術

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述懷自賦中窳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又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
走公於至德二載夏四月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投拾遺流離主恩

厚按新書言甫至德二年二月走鳳翔上謁授右拾遺柴門雖得去未悉即

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三川在邠州按李

襄爛年儒弱比聞同罹禍殺我到雞狗山中漏茅

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

性命盡室豈相偶欬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

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

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鮑云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

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阻秦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

至今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

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圓疎通

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

臣俱下淚趙云安慶緒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輕

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

帥謂杜鴻漸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趙云流沙亦歸西邊地名

當在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從武威郡為畫長義計

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飲不羶盧酒多還

醉躑躅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

始遂趙云此一段又期以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吐蕃何足平哉當念天子反正軍歸長安方為

計遂也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駢驥龍吟迴其頭夾輔
待所致趙云公意言以亞為安西判官特使驛驥
龍吟指駢驥言驥驥

貧交行趙云後漢書云貧賤之交不可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王深父云此詩蓋託於漢以刺玄宗

車鞞麟馬蕭蕭秦國風有車鞞麟行人弓箭各在
腰翁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趙云此詩直道其事

氣質類古樂府次多使俗語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

齊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黥行頻或從十五

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管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

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

健婦把鋤犁禾生壠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

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

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

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得足嫁比鄰生男埋

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趙云時有事于吐蕃及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

功之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

濕聲啾啾文公二年吾見新鬼大舊鬼小王元長策秀才云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杜云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二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雜云欻音詩忽反有所吹

起貌左太冲曰何為欻來游也言自西來東若吹一而來也此馬臨陣又無敵與

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

至雄姿未受伏櫪恩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猛氣猶思

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唐安西去

交河郡七百里趙云曾音層是冰之名公言交河西邊之地有層積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

五花散作雲滿身趙云言馬之貴萬里方看汗流血天馬歌體

容與方遶萬里又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

城知趙云上句以善高都護之獨能騎也青絲絡頭

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趙云鮑照詩驄馬金絡頭也馬展效在於一戰

則雖被青絲之飾以老不若出橫門以致功也此與前所謂猶思戰場利之意相為終始漢宮殿名

曰長安有橫門三輔黃圖云橫門比面西頭第一門橫音光其字從木非縱橫之橫也

天育驄騎歌天育馬廐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趙云荀勗所上

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蓋所謂入駭者是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乎

是何意態雄且傑驥尾蕭梢朔風起趙作驥尾以舊本非是神

異經載大宛馬鬣至膝尾委於地則鬣尾之毛為長者蕭梢搖動可起朔風言朔風最慘烈者

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也縹普沼反青黃色

本紀周穆王得騶耳之駒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艷光口中欲赤色顏延年賦雙瞳夾鏡兩耳協月杜

補遺李善注縹白馬賦云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成人者謂視瞳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

清明如鏡或云兩矯矯龍性合變化詩四牡矯矯目間夾髮毛為鏡矯矯龍性合變化顏延年賦龍

性謹卓立天骨森開張趙云蔡邕度侯碑英風發能天骨疎朗本言伊昔大僕張景順監牧收駒閱

大而今借用耳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清峻年間馬六十萬六千置入坊趙云張景順自

是開元時太僕姓張名景順遂令大奴守天育別者也舊注便作張萬歲誤矣

養驥子憐神俊趙云大奴王毛仲也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唐兵志云毛仲

領內外閑廐所謂天育必鹿名矣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

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又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驥裏與驎

駟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趙云韓退之有言曰世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驥裏驎駟

而時無良樂之謂公一公題畫已死之驥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犯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為可嗟矣

白絲行

縹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趙云須長不

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焉且以之為舞衣則須長以足用不必白而後受采也越羅蜀錦天下之奇

紋也金粟尺言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象牀飾之富貴家之物也何遜詩云金粟畏搔頭象牀

五言上

李相

李相

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趙云此兩句相對

殷紅對動疑碧凡文士可到至用象林玉手對萬草千花不以數對數非大手段莫能也殷音烏閑

切黑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

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着為君舞峽

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一作

疑輕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趙云

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開新而合故不着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崔輔國詩云妾有羅衣

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君不見

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趙云此結一篇之

之難為羅與錦織之又難縫為舞衣針線之功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難乎一旦而棄之故為才士

者與其既用而棄不着其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趙云百草以

爛死也宜矣而決明方以鮮明之色黃花翠葉而獨榮以譬君子在患難之中而獨立之譬也着

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師云此詩傷特

不得時也按本草決明夏花秋生子花赤與杜所稱不同今時有金錢花與菊相類多生於秋雨中

俗謂之滴漏花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

立趙云念涼風之吹急恐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

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伏雨秋紛紛趙云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

暑之關伏如左傳 四海八荒同一雲師云楚詞九章曰雲霧霏霏

而承宇王逸注曰使人並進滿朝廷也按離騷風言號令雨言德澤雲言障蔽今萬里同見陰小處

也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莊子秋水時至百川

灌河漚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云於馬曰去於牛曰來此正左氏風馬牛不相及之義

蓋馬趨逆風牛趨順風故爾以多雨而水漲岸遠所以不辨關中記曰涇入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則涇與渭之清濁固木一作禾頭生耳黍穗黑

自分辨而多雨混之爾 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計寧論兩

相直天寶末外窮兵夷狄內盡力宮室役使繁與民不得休息此詩所以刺也師云唐舊史開元中米斗數錢黃此

詩則可以論其世矣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

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

濕高飛難秋來未省見白日泥汚后一作厚土何時

乾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章得乾此時刺賢者退處滯民漸溺於塗炭也

歎庭前甘菊花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藥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

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

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埋風霜趙

蓋言徒枝葉扶疎如人文采之秀發而託根不得地反為風霜所埋也

漢陂行趙云漢音美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北五里出終南山諸谷陂魚甚

美因名之陂既廣大氣象雄深故公詩於初至之際以天地變色則有鼉鱓風浪之

憂即而開霽可遊則如與龍鬼仙靈相接
既而又憂雷雨此蓋彼之廣大雄深詩人
因事起意以為詩謂其有可異則不
憂有可喜則不能不樂有可防則不
戒而詩篇終有安不
忘危樂不忘哀之意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泯泯天地曠慘忽

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

極憂思集趙云天地曠慘則為可異水如琉璃則

為可憂矣漫汗言廣大也事殊興極蓋言其初遠

來之興豈不欲晴朗以為遊乎而初來之際忽逢

天地曠慘則事殊矣事之既殊則興鼉作鯨吞不

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趙云此乃主人錦帆相為

開舟子喜甚無氛埃趙云主人指言岑參也前者

以無氛埃而舟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

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趙云菱葉

試則水之幽深可見矣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

極終南黑趙云上句以言其深下句以言其遠上

渤澥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為譬喻終南山在陝

之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半陂已南純浸山

動影曩窅冲融間趙云曩窅冲融船舷噴雲際

寺水面月出藍田關趙云雲際者山名在雲縣京

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船舷之憂可謂於雲

際之詩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皆以霞之

廣天此時龍亦吐珠莊子千金之珠出在九重

若必遠馮夷擊鼓羣龍趨謝惠連雪賦馮夷鼓時

之遊大川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趙云一日之聞初至而天

也既而晴無氛埃可以縱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

去矣行天寶十四年公在率府錄事監上騎

君不見鱗上鷹二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

附炎熱趙云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野

人曠蕩無覩頰豈可久在王侯間趙云詩云有覩

不能忍慙者能忍慙則局促佞媚無所不至如是

而可曳裾王侯之門蓋必如谷子雲學札樓君卿

唇舌而並游五侯者矣野人曠蕩未試囊中餐玉

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北齊李頌居長安美古人餐

擲得環壁碎器百餘枚日服食之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

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康駢劇譚錄曰曲江池開

環煙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蔥

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趙云公方春日

潛行當祿山之亂宜具有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

萬物生顏色趙云曲江南即芙蓉昭陽殿裏第一

人同螿隨君侍君側

趙云漢成帝常欲與班姬同

皆取古事之似者以為譬故李太白亦言可憐飛燕倚新粧而高力士媒孽之竟以此不得用悲夫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趙云按明皇雜錄載上幸

華清言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飾 綈勒組繡為障泥同入禁中觀者如堵翻身向天

仰射雲一箭一作笑

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

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

消息

時明皇幸蜀貴妃誅趙云云此言明皇既幸蜀矣長安與蜀相望於數千里之間去蜀與

住長安者皆不知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草

一作江花豈

終極黃昏胡暗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趙云胡騎塵滿

城公此詩作於至德二載之春血污遊魂歸不得則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嵬賜貴

妃自盡而細柳新蒲為誰綠則次年之春明矣頃者蘇黃門嘗謂其姪在庭曰哀江頭卽長恨歌也

昭長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輦前才人帶弓箭

箭白馬嚼齧黃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則血污遊魂歸不得足矣觀常武與桓二詩言用兵而煩簡

異則可見此聞之石者公云

悲陳陶

鮑云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

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

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

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羣胡歸來血洗箭句法好處正在血洗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馬詩云最後一匹

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四句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軍矣而都人之心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悲清坂

趙云前篇悲青坂則乃癸卯之敗矣青坂應與陳陶斜之地不相遠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

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野蕭颯青是烽

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趙云房琯之戰初以十月庚子軍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陶斜戰不利琯欲持重而牽於邢廷恩所促戰故敗苟見其軍之不利於此敦陳整旅堅壁以待可也而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則公此詩忍待明年之戒以垂傷之也

洗兵馬

後京

中興諸將收山東

趙云山東者今之河北也蓋謂今所謂山東乃普言齊地則以泰山言之矣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降嚴莊莊降能元皓降而河

北諸郡漸復矣故曰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曰趙作報清晝同趙云夕晚之報與日晝河廣傳聞一葦

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

無限功趙云鄴城相州也乃賊所窟先殘者言餘也朔方指言郭子儀也時專任子儀故云

任京師皆騎汗血馬迴紇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

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崆峒山黃帝廟下屬滕

諸郡皆復天下無事乃可以三年笛裏關山月趙

問道此所以常思其如此

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歲在乙未安慶緒以至德
二載弒其父歲在丁酉是歲復二京則為三年關

山月古樂 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

府曲名 為元帥乾元元年 郭相謀深古來少郭子儀也司徒清

鑒懸明鏡李光弼尚書氣與秋天杳尚書指言二三

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

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

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

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

來不馬詩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

房張詩一坐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

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趙云

也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

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復道

諸山得銀甕禮運山出器車注隱士休歌紫芝曲

詞人解撰河清頌趙云公詩言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嵐州合關河黃河三

十里清如水蓋收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

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

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乾元中同谷縣作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

徂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
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一作

無苗山雪盛黃魯直云黃精當作黃獨陶隱居云狀如小芋子肉白皮黃梁漢人名為

食之黃獨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

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里閭為我色惆

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彊生別展轉不

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趙云因

所有禽鳥而言之駕鵝鴈也方言以自關而東呼之云鵝鵝爾雅謂之康鵝注蓋鵝類公言眼前雖

以此等物安得乘之以見其弟乎安得送我置汝位嗚呼三歌兮

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趙云鍾離濠州也公後有詩曰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蓋其

夫已歿而夫之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

怒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

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

晝杜補遺蔡氏西清詩話云林猿古來作竹林後人不知乃易為林猿嘗有自同谷來籠一禽大

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陵凡於詩目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貽後人豈可妄

意易之邪趙云同谷無深林自是無猿當以西清為是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颭枯樹濕一云樹黃蒿

昔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
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
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
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
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東坡云六歌一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
至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
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
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
相多少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

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

日速趙云宋句又變新意以終七歌之美蓋此一
歌至七歌歌聲既窮而

古栢行 傷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 此乃夔州之詩 柯如青銅根如石 趙云

述異曰盧氏縣有盧君塚塚傍栢
三株其柯如青銀其根如鐵石 霜皮溜雨四十

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趙云四十圍二十尺用栢事
以形容今栢之長大也隋增

州圖經云南陽武當南門且有社栢樹大四十圍
深蕭欽為碑伐之則巴郡有栢樹大可四十圍高

二千尺餘此並載 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

愛惜 趙云此公詩之妙處蓋栢雖有四十圍之大
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欽等伐之不能

樂史太平寰宇記

大有惟此相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雲來
至於今也惟其如此然後致氣接寒通之遠
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遠錦亭東
先生武侯同闕宮趙云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
山可言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
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立
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趙云相
采具在其中故云不露文章人已誇其高大下句
蓋自况其不憚廉舉捐身以應器使然然雖處
之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蕤終經宿鸞鳳趙云相
苦故相心亦苦心雖苦矣而不免螻蟻之虞所以
凡小人之見表也

之倍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趙云王
効力篇云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
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已由斯以論知能之大
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
不能推引也孔子周流無所畱止非聖才不能道
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論衡之語如此公所謂才
大難為用豈不出於此乎

憶昔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趙云先皇言

鄠今之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趙云

指言回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

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趙云東坡詩話曰關中小兒謂李輔國也張后謂肅宗張皇后也為雷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上我昔近侍叨奉引時代宗享郊廟也出

整肅不可當為雷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志

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趙云守未央東坡以為郭

引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苗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

安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趙云公於廣德二年

以嚴武再尹成都自關中歸武馬為參謀固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矣今也止願見如傅介子者使

贊普之首則老儒不復須尚書郎也此為夔州詩

憶昔關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

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

勞吉日出齊統魯編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

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火

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趙云雲門者黃帝之樂名叔孫蕭何以比開元之大臣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

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

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

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

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

三

三

三

郭銷我憂清江白日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
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
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
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
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
無使霜露沾人衣

趙云此一段乃晏子
戒流連之樂之義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
江郊高者挂骨長林稍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
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

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傾風定
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
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
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
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趙云此五句公之用心有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
諸溝中白樂天詩我願布裘長萬丈與君同蓋洛
陽城蓋亦有志衣被天下者然近乎戲語豈有萬
丈之裘乎若有言千萬間之廣廈則其言信而有
徵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

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師云此孟子見

未見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

寒江倚山閣趙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黃魯直深

疑蟾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蚊退食歸來北窓夢一

江風月越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步里客

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

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

魯直作水仙花詩云坐對真

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終



東洋
圖書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